

《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邓晓东

〔摘要〕《鼓吹新编》是程樸、施禔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关键词〕《鼓吹新编》;选本;明遗民;避讳

明清易代,遗民文化和文学是学界长期热议的话题。一直以来,卓尔堪《遗民诗》成为后人了解明遗民文化、文学的窗口。然而《遗民诗》出版于康熙四十年(1701),卓尔堪亦出生于顺治十年(1653),尽管忠烈的家族基因促使其留心遗民文学,但他毕竟缺少亲历鼎革的惨痛感受,也无需怀抱对明王朝的眷恋之情。所以历来论及《遗民诗》,似乎都要作一番保留的评价,代表如谢国桢所言:“明末清初的文学诗词具有爱国的思想和超逸豪迈的特色,……就是卓尔堪《四百家遗民诗》已经失去当时作家悠然天真和慷慨激昂的本色。”^①不过,当我们聚焦于明清鼎革之际所产生的一批今诗选本时,可以发现,有不少虽未冠以“遗民诗”这样的绝好题目,但是其所蕴含的历史信码和文化内涵却胜过《遗民诗》,《鼓吹新编》就是其中之一。该书由于馆藏极少,学界对其较为陌生。然而其编者神秘、内容特殊等特征,决定了它是同类选本中最具研究价值者之一。

一、《鼓吹新编》版本及基本情况

清代文献距今虽然年代不远,但版本情况却比想象中复杂。《鼓吹新编》一书,目前所知有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因纸质脆化,未见实物,本文暂且不讨论)、日本公文书馆三家收藏。南京图书馆藏本(下文简称“南图本”),8册,9行19字,白口,左右双边。南图本目录和正文有抠挖和缺页情况,如第一卷目录及正文中的钱谦益之名及其诗歌均被挖去。查乾隆四十六年(1781)山东巡抚国泰奏缴书中列有此书,且云“一部,六本。系古吴程樸、施禔评选,钱谦益鉴定。内有钱谦益、阎尔

邓晓东,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别集编纂及其文学观念研究”(21&ZD25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中叶吴中文人诗文书画的文献整理考辨与互动研究”(22BZW092)的阶段性成果。

^①谢国桢:《江浙访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7—18页。

梅诗,应行销毁”^①。显然上述抠挖系藏家因禁毁令而为。另外,缺失卷三第二十二页。日本公文书馆藏本(下文简称“公文本”),4册,9行19字,白口,左右双边。公文本较南图本留存完善,没有抠挖现象。通过比对南图本和公文本的版式、序跋凡例、板框线条、字迹细节等,可知两书应属于同一版。然而仔细对比内容,则略有差异。

就目录部分而言:

(1) 公文本卷四目录至施重熙止,与南图本相比当少一页(或系散失,其正文部分不缺)。

(2) 公文本卷五目录“丁彦”后为“赵朝”,南图本则为“李滋”;“钱起龙”后南图本还有“王化明、钱燮、陈祚明”,公文本无此三人(或系转页散失)。

(3) 公文本卷八目录“叶有馨”后有“汤诰、钱嘏”两人,而南图本卷八目录无此两人。

(4) 公文本卷九目录有“贾开宗、吴振宗、宗士骏”,南图本无(或系转页散失)。

就正文部分而言:

(5) 卷一孙承宗,其字,南图本为墨丁,而公文本作“稚绳”。

(6) 卷五吴盘《和陈黄门秋怀原韵》第七句尾字及第八句首字,公文本作“笛”“斗”,南图本均为空白。

(7) 卷五程邑南图本只有字号籍贯,其后一页不存(或系转页散失),公文本不缺。

(8) 卷八顾有孝《送山阴祁奕喜游云间,因寄王玠右、名世昆仲》,南图本与公文本诗句差异较大(前为南图本,括号中为公文本):群峰罗列(东来岩岫)郁崔嵬、才子相思对明月(才子乘春投海岸)、春潮迎客驾轻雷(潮头迎客到江隈)、舟同白鸟披烟入(舟随双鹤披云入)、门拥寒云抱雪开(门拥群峰对雪开)。

(9) 南图本卷十三陈志能《暮春即事》缺尾联及上一句四字(当系转页散失)。

(10) 南图本卷十四最后一人尤乘及其诗《初晴》无,似人为割去。

除上述差异外,两本均存在“有目无文”和“有文无目”的情况。“有目无文”包括:卷四叶重华、杨枝起、曹玘、杨廷鉴、王时敏、周宁仪、曹玘、何迈、曹玘、王秉乘、何石莲、魏裔介;卷五李长祥、施闰章、张立廉、黄枢臣、王发祥、徐开祚、吴统持、陈檀禧、丁彦、李滋、梅磊、唐元谔、张敦复、施洪烈、李镜、钱起龙、王化明、钱燮、陈祚明;卷六许纳陛、王朝藩、沈衍之、陈僖、冒襄、宋德宸、董二酉、毛可相、李令哲、吴旦、卢宪;卷七翁历、姚深、范廷瓚、赵士冕、朱用纯、冯熙世、钱鼎瑞、吴玄冲、叶方恒、董以宁、沈功宗、萧云从;卷八宋荦、陆元泓、叶有馨、汤诰、钱嘏;卷九路鹤征、叶方蔚、施埏光、唐靖、刘霖恒、唐廷谟、董含、史惟玄、黄兆琮、黄虞稷、吴惟垣、项毓槐、贾开宗、吴振宗、宗士骏;卷十沈世潢、周国珽、马骏、姜晋珪、张陈鼎、黄廷凤、嵇宗孟、韩纯玉、蒋遵路、吴愉、陈玉璠、叶舒崇、王仍、陈大成、张安国、高启晋、范良、钱理、杨大鲲;卷十一徐瑋、程琬、沈永馨、王士禄、阎修龄、庄容、薛熹、施埏量、宋申、丁彪、华侗、徐与庭、施臧、毕映辰、李法远、朱汶、秦鸿、董俞、莫廷、王士禎、朱崧、沈永义、韩腾芳、徐与仪、唐永贞、沈世楙、钱理、刘梁嵩;卷十四沈源、胡介、薛耳、梅磊、钱璽、聂光、施端教、德广、兴彻、照白、等戒、樊昶(以上方外),仲氏、周琮(以上闺秀)。“有文无目”的有:卷六黄涛、董黄、吴蕃昌、徐晟、丁澎、邓汉仪;卷九柳星、李逊之、周永言、韦人龙、倪嘉庆、朱骅元、赵澐、朱茂昉、严祗敬、吴英、王揆、王开;卷十一顾埏、金庶明、沈胤范、唐在、陈维崧、邵灯、陈帆、蒋注、顾湄、蒋楷。

综上,排除抠挖和因保存不当而散失等因素,南图本与公文本的真正差异,只有第2(前半部分)、3、5、6、8四处半,因此,两本的区别当是同一批书版在局部修订后的不同次印刷所致。依照5、6两条来看,则公文本的印刷当在南图本后。不过由于缺少北大本的参考,印刷时间的先后不宜作定论。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98页。

是书前有王潢、毛奇龄二序并程槩、施誼所撰凡例四条。谢正光《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据《牧斋有学集》补入钱谦益序。钱序未见公文本,当是出版时就未收入。是集专选七律,其中卷一至卷十一为诸人之诗,卷十二收集句、姓氏无考及释子、羽士、乩仙及外国人之诗,卷十三为闺秀、方外、女道士、乩仙之诗,卷十四为补遗。全书共收627(去重)人之诗1425首。就入选诗人的地域分布来看,是以太湖以东地区为中心,以杭州、南京为次中心的一个区域性选本(虽有一些外省诗人,但不少是因鼎革而流寓江浙的)。

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选家好友朱士稚在《吴越诗选》凡例中说:“若夫《诗南》之苦心渔猎,《鼓吹》之纤道毕罗……行且翹瞻”^①,可见在《吴越诗选》顺治十二年(1655)左右编成时,《鼓吹新编》未成书,但名声已扬,因此其编选当早于顺治十二年。我们注意到,该选含有“十载”(共24句)的诗句中,有不少只有代入顺治十年(1653)或十一年(1654)这些时间点去读,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悲凉和凄苦,比如:“朋辈飘零已十载,鹈鴂飞去又三秋”(王烈《怀胜时弟客闽兼忆闽中诸同社》)、“鼎湖龙去堕乌号,十载干戈遍野蒿”(顾樵《甲午(1654)三月十九》)、“十载飘零故倦游,不堪黯淡对沧洲”(冯瑞振《中秋泛泖塔》)、“十载霁田离乱后,几年典褐卧病前”(叶弘儒《放怀》)、“十载梦迷黄蝶路,百年魂断碧鸡宫”(智刃《临安篇赋赠陈皇士太仆》)、“十载衔恩想象中,边沙先满建章宫”(曹溶《癸巳(1653)夏日舟遇莱阳姜卿墅给谏感赠》)、“十载寝园空麦秀,一天风雨湿梨花”(徐晟《三月十九日野外望哭同金俊明、顾有孝、陈三岛、程槩、施誼、许淮》)。还有一些有“十年”的诗句(共56句),亦如上述情况,如“十年家国忧时泪,一剑风尘未老身”(顾樵《寄吴赤溟》)、“万里浮云迷北阙,十年芳草怨南天”(陈济生《三月十九日》)、“双关又逢杨柳碧,十年愁对杜鹃红”(祁理孙《三月十九日》)、“十年亡命乌头白,千里思君杜若青”(吴兆骞《哭友》)等等。这些诗歌的集中选入,除了说明甲申、乙酉之变在江南士人心中的影响之深,同时也说明该选的编辑很可能始于顺治十一年(1654)左右。而集中所收诗歌纪年最晚者为卷八戴笠的《乙未元宵后二日……》,乙未即顺治十二年(1655),这也为上述推断提供了佐证。该书卷前王潢序署“顺治戊戌且月”,即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因其明言“今试周览斯编”,则《鼓吹新编》的成书时间当在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之前。证以《今诗粹》卷九“施誼”魏耕总评云:“又王所选《鼓吹》,已同太冲纸贵矣”^②,魏耕等所选《今诗粹》成书于顺治十六年(1659),其时《鼓吹新编》已经颇为流传了。

该书明面上的编选意图,是有感于近今七律之弊而思以救之。钱谦益为该书所作序言指出了当下七律创作的二弊:“比拟声病,塗饰铅粉,骈花丽叶,而不知所从来,此盗牛乳而盛革囊者也”“标新猎异,僞耳剽目,改形假面,而自以为能事,此抨驴乳而谓醍醐者也。”^③前者针对模拟派,后者则指向公安、竟陵派。钱氏又以佛教“牧牛女”“新医旧医”之喻,认为近世七律误入严羽、刘克庄、高棅、李梦阳等人提倡的专主盛唐的歧途。面对七律二弊以及以假乱真的情形,钱谦益充分肯定了程槩、施誼的救弊之功,即所谓“别裁伪体,刊削枝岐”“簸扬淘汰,取材落实”“有功于诗坛”^④。那么他们究竟以何种宗尚来救七律之弊呢?两人说:“顾雕龙绣虎,必程以音节而始工;纵戛玉敲金,非出之性情则不治”(《鼓吹新编》凡例),这种见解无非是格律、性情二义具兼,而这也正是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在明末所提倡的主要诗学观。程槩编成此集后曾致信王光承求序,信中说:“拙选呈教,大雅未坠,必当首推云间,惟足下实足持之。尤望慨赐大序,以示三唐祖祚,以为后学津梁”^⑤,明确表示了对云间

①魏耕等辑:《吴越诗选》凡例,《吴越诗选》卷首,清顺治刻本。

②魏耕、钱价人辑:《今诗粹》,清顺治刻本。

③钱谦益:《鼓吹新编序》,《牧斋有学集》卷十五,《钱牧斋全集》(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11页。

④钱谦益:《鼓吹新编序》,《牧斋有学集》卷十五,《钱牧斋全集》(第5册),第711页。

⑤程槩:《与王玠右》,黄容、王维翰辑:《尺牍兰言》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

派的膜拜、对唐音的推崇。而王光承复信则说:“《鼓吹》一编,真风雅之盛事,大而不夸,细而不纤,文而不靡,质而不佻。上之齐驱景龙、天宝间,次亦历、庆名手,使天下操觚之士,知所指归”^①,而是集所选以陈子龙 33 首为最多,亦可见出两人瓣香云间之一斑。

二、《鼓吹新编》与明代(含南明)讳例

《鼓吹新编》对于研究清初诗学,特别是云间派的影响当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过吸引我们的,首先是它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为清初避明讳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还显示了明遗民以一种无声而又世人皆知的方式,表达了对明朝的忠诚,丰富了明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

明朝避讳,不甚严格。沈德符说:“避讳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轻。如太祖旧名单一字,及后御讳下一字,当时即不避。宣宗、英宗庙讳下一字,与宪宗旧名及再立东宫所改新名下一字,则士民至今用之,无一避者,斯为异矣。”^②这种情况到了崇祯朝有所改变,顾炎武说:“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惟今上御名亦须回避”。^③钱大昕也说:“明季刻书太常寺作‘太尝’,常熟作‘尝熟’,汲古阁《十三经》于‘由’字皆作‘由’,则上一字亦有回避者。”^④胡适发现崇祯十四年(1641)刻的《水浒传》中“常”作“尝”、“照”作“炤”、“校”作“较”、“检”作“简”,“处处严避明朝皇帝的名讳,可以说是明末刻书避讳的一种样本或范本”^⑤,并认为崇祯朝“短短十几年之中,很不容易推行这种繁难的避讳制度。所以严格避讳的明末刻书,我们看见的很少。”^⑥

如前所述,《鼓吹新编》成书于顺治年间,一般来说当避清讳,但是书中“校”“照”“常”“洛”等字,均存在因避明代诸帝名讳而改字的情况。全书“校”字出现 9 处,其中 8 处作“较”;“照”字出现 114 处,有 51 处作“炤”;“常”字出现 102 次,有 87 处作“嘗”;“洛”字出现 29 处,有 23 处作“雒”;“由”字出现 20 处,其中 15 处作“繇”。具体改动情况,如“校”字,其中 5 处作“较书”,2 处作“较射”,1 处作“较尉”。又如“嘗”字作为地名“常熟”的“常”的替代处达 31 处,作为诗句中的“常”的替代处达 56 处。这些改字,当是避明武宗(朱厚照)、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明毅宗(朱由检)之讳。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海”“松”2 个字也存在大量改用情况。全书“海”字出现 277 次,“松”字出现 114 次,该书绝大多数应该使用这些字的地方,都换用了另一个同意字或者异体字,即“海”字有 239 处作“澹”,6 处作“𣶒”,“松”字有 108 处作“𣶒”。限于篇幅,我们只列举“海”字的一些替代用法。首先,凡诗人籍贯中有“海”字者,多数作“澹”,如卷一柳应芳籍贯“海门”作“澹门”,这种用法一共出现了 9 处;其次,所选诗歌,凡“澹”字其本字均应为“海”字,如“鹅鹤阵成青澹岸”(孙承宗《赐貂纪事用福清少师韵》),这种替代法共计出现 230 处。而 6 处“海”字作“𣶒”的,如凡例“兹选汇编纂内名家之作”。与“海”字情况相似,“𣶒”作为地名“松江”的“松”的替代处有 21 处,作为诗句中“松”的替代处有 87 处。

清初统治者姓氏中并没有这些字,明代诸帝也无“海”“松”二名,只有南明弘光帝朱由𣶒、鲁监国朱以海的名字中有这两个字。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二三就弘光、鲁王等人的避讳情况有过说明,与《鼓吹新编》的改字情形完全一致,其中“松”系避弘光偏嫌而改。因此,结合上文诸字,可以

①王光承:《复程杓石》,黄容、王维翰辑,《尺牍兰言》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35 册),第 258 页。

②沈德符:《命名禁字》,《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856 页。

③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314 页。

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 1314 页。

⑤胡适:《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704 页。

⑥胡适:《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 705 页。

说,《鼓吹新编》系清初刊行的避明代及南明诸王(潞王常淂,故而“常”的改字,也可看作是避光宗和潞王两人之讳)之讳的一个样本。随之而来的一个推论是,编刊者程槩、施璠二人以明人自居,他们当是明遗民。那么这是否符合事实呢?

程槩、施璠不见于今人所编各类人名字典,仅谢国桢《顾炎武与惊隐诗社》确认他们为惊隐诗社成员。两人的生平事迹究竟如何,就连博雅如谢正光也只作了“杓石及又王之生平皆不彰显。……观是书(指《鼓吹新编》)得王潢、毛奇龄、钱谦益分别撰序,则杓石与又王,当亦清初文坛之作手无疑”^①的描述。

那么程、施二人难道仅仅是文坛的活跃分子吗?显然,仅凭他们惊隐社成员的身份,就大概可以想见他们的事迹并不简单。惊隐社是清初重要的遗民诗社,该社成员“敦《蛊》上,《履》二之节,乐志林泉,跌荡文酒”,有“月泉吟社之流亚”之称。^②然而我们遍查所有明遗民录,均未找到程、施二人的名字,仅近人杨钟羲曾说过:“常熟罍里瞿氏四世遗像……题词有:昆山归祚明元恭、徐增子能、施璠晓庵、方夏南明、陈济生潜确、施惟明古完、沈约紫房、林云凤若抚、徐晟祯起、金俊明不寐、李实如石、程槩杓石、杨补古农、陆世鏊彦修,皆遗民也。”^③杨氏所说常熟瞿氏即瞿式耜及其祖孙四代,而所列举题词诸人均属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属今苏州,其中遂宁李实侨居于吴),其所列之程槩,姓名字号都无问题,而施璠字“晓庵”,则与常见的字“又王”不符。其他诸人中除沈约尚不知为何人外,另有施惟明(全人)、陈济生(皇士)的字号与习见者不同。“古完”和“全人”在意思上似相通,而“潜确”似乎也和陈济生之父陈仁锡的“潜确居”有关。再联系很多明遗民的姓名字号常常改换,就以施璠来说,他还叫过“施璠先”^④,程槩还曾字“杓石”^⑤,因此,推定杨氏所说“施璠晓庵”即施又王,应该问题不大。至于杨氏说程、施二人为遗民的依据目前无法得知,不过,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却可以证实此说。

首先,与程、施二人同时之人说他们是隐者。明遗民陈瑚曾说:“吾郡……近自国变以后,尤多隐君子,以予所知如孝章、伯叙、履长、彦修、文初、遂初、日生、昭法、杓石、又王、双白、鹤民、彦谦、仲日、鹤客之徒,指不可胜折”^⑥。陈瑚所称诸人中除“遂初”不知是谁(潘耒有“遂初堂”,此“遂初”或指潘耒),其他如金俊明(孝章)、陆坦(履长)、陆世鏊(彦修)、姚宗典(文初)、吴易(日生)、徐枋(昭法)、王廷璧(双白)、陈三岛(鹤客)等人均为明遗民,而沈明抡(伯叙)、张适(鹤民)、严祇敬(仲日)虽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沈氏为复社成员,弘光覆灭时曾劝钱谦益殉国,后绝意科名授徒自给^⑦;张氏则隐于琴,以孝悌慈良而受赏于归庄^⑧;严氏为叶绍袁甥,国变后随叶氏一同隐遁流亡^⑨,则此三人之遗民身份亦可确证。因此,判定“隐君子”程槩、施璠的明遗民身份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又,明遗民王潢说程、施“二人之志隐”“乐饥衡门泌水间”(《鼓吹新编序》)也可作为判定两人是明遗民的旁证。而沈祖孝《程杓石田舍》、陈三岛《赠施又王》两诗,更直接写出了二人隐居高蹈的生活:

闻君卜筑半溪山,高卧春来事事闲。鸡犬久随人避世,云霞长与石同顽。频年种秫聊成醉,绕屋蒔花一称顽。剩有腰镰诗卷在,一编新倩故人删。^⑩

①谢正光、余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②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秋室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③杨钟羲:《雪樵诗话余集》卷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2页。

④魏耕、钱价人辑:《今诗粹》卷九“施璠先”,其籍贯字号为“苏州,又王”,后魏耕云:“又王所选《鼓吹》已同太冲纸贵矣”,则知施璠先即为施璠。

⑤顾有孝辑:《五朝名家七律英华》之《许用晦七律钞目录》订正人员中有“吴郡程槩杓石”。

⑥陈瑚:《徐武子夫妇双寿序》,《确庵文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84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4页。

⑦李光祚修、顾治禄等纂:(乾隆)《长洲县志》卷二十五,清乾隆十八年刊本,第4b—5a。

⑧归庄:《张鹤民传》,《归庄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20页。

⑨其事迹可参叶绍袁《甲行日注》,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

⑩韩纯玉辑:《近诗兼》,稿本。

吴趋市上独黄冠,如子风流世所难。范令鹿车尝野宿,水仙琴操自高弹。南方秋月羊裘敞,故社东风麦饭寒。相向濯缨葑水畔,名山他日努加餐。^①

其次,与程、施二人往来者多为明遗民。《鼓吹新编》各卷前均列有三位参订者,14卷共计42人,都冠以“同学”(复社及互通声气之社的成员的一种泛称)之名,其中潘陆、王光承、朱士稚、金俊明、王潢、孙永祚、陆世鏊、王廷璧、金是瀛、陆圻、沈祖孝、魏耕、俞南史、顾有孝、钱肃润、吴懋谦、朱鹤龄、钱纘曾、王烈、纪映钟、徐晟、陈瑚、余怀、吴炎、顾樵、毛晋、徐崧、陈济生、潘怪章、冒襄、吴统持、侯玄泓等32人见于各种明遗民录,而梅磊、倪之煌、钱曾虽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考其行实,均可视为明遗民^②。韩诗、毛奇龄均有抗清经历,但韩诗于顺治九年(1652)被荐举,顺治十一年(1654)已授中书舍人;毛奇龄此时则正因参与鲁王抗清而流亡。陶懔是顺治八年(1651)举人;顾万祺为明福建提学副使、戏曲家顾大典孙,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谓其为诸生;吴镞也是诸生,与妻庞蕙纘倡和,宗元鼎曾为作《偕隐歌》;陈留(天侯),目前只知是昆山人;申衡(楚均),目前只知是长洲人。可以说,这42名参定者中,35人为遗民,其他7人中,像韩诗、毛奇龄、顾庶其、吴镞等也均和江浙抗清之遗民有不少交往。除了这些人外,还有如顾炎武、李实^③、梁以樟^④、徐白^⑤、殳丹生、方文、归庄、葛芝^⑥、戴笠、李长科^⑦、陆世仪^⑧等遗民亦均与两人有所往来。施䄄《范风仁、金鸥、沈祖孝、潘怪章见访》诗,诗题中的来访四人均均为明遗民,诗云:“终岁栖穷巷,衰颜早见催。……天涯同病客,到此重徘徊”^⑨,”天涯同病客”之句,无疑将自己视为明遗民。施惟明《怀顾茂伦兼寄程杓石》诗有“天涯遗逸共栖栖”^⑩,也点出了程槩为“遗逸”之士。

第三,程、施二人的行为和心态符合明遗民的特征。徐晟《三月十九日野外望哭同金俊明、顾有孝、陈三岛、程槩、施䄄、许淮》(《鼓吹新编》卷十四)诗云:“伤心南北蔽尘沙,未洗兵戈乱若麻。十载寝园空麦秀,一天风雨湿梨花。啼残杜宇徒余恨,攀断龙髯未有家。苦忆登台谢皋羽,年年洒泪望京华。”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的忌日,程、施二人与其他明遗民一起参与祭祀活动,其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政治立场。另魏耕《茗上酬施䄄并示程槩》诗云:“年年转忆崇祯日,忽忽难扶老老颠。放诞须知人欲杀,伶俜谁肯故相怜。果园霜落寒侵橘,草阁风翻乍折莲。呼取儿童沽浊酒,吟君辞赋过秋天。”^⑪魏耕是积极抗清的遗民,眼界甚高,将程、施视为知己,也可佐证三人政治立场的一致。施䄄《读陈黄门乙酉秋日杂感有作》诗云:“极目中华战气悲,十年孤客鬓毛衰。风吹黄叶乌啼急,月上青山雁去迟。三辅云霞依故址,六朝文物剩残碑。书生感叹诚无补,何限雄心泣路岐。”^⑫言为心声,施䄄此诗,即道出了其黍离之悲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哀叹。而裴之仙《赠程杓石》诗有:“中夜舞鸡空似

①程槩、施䄄辑:《鼓吹新编》卷八,清初刻本。

②梅磊,号“天生顽民”(见《大观录》卷十六《赵文敏墨兰竹石图卷》题跋),其《响山人稿》列入抽毁书目。方文《响山访梅杓司及令弟昆白次日谈长益至各赋二首》其一说他“埋名同腐草,托意在高柯”(《龠山集》卷五),《岁暮哭友五首》之《梅杓司隐君》说他“多病缘多欲,吾尝为尔箴。君言生此日,速死是初心”(《龠山集》再续集卷三)。倪之煌,临清人,因明末战乱流寓淮安,后雉发为僧(杜濬《一草庵记》,《变雅堂文集》)。戴晟《寤观斋集·拙安刘先生哀辞》:“临清倪天章,故将家子,好读书,结交海内名士”,毛奇龄《东昌倪天章遗集序》:“方予避仇时,鼓管渡淮,淮之君子争裹饭饭之,而其载之车而藏之壁者,则天章也。天章以东昌名士,亦不得志而居淮,惊翔之鸟,同集于濂,其意气相得,岂顾问哉?”(《西河集》卷三十二)关于钱曾遗民身份的考证可参考谢正光:《钱遵王诗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前言。

③施䄄:《寄候李如石使君》,顾有孝辑:《骊珠集》卷八,清康熙刻本。

④施䄄:《怀梁鹤林先生》,顾有孝辑:《骊珠集》卷八,清康熙刻本。

⑤施䄄:《怀徐介白》,魏耕等辑:《吴越诗选》卷十四,清顺治刻本。

⑥潘怪章:《初冬同陈皇士、吴赤溟、施又王寻菊虎丘月下返棹适遇归玄恭、葛瑞五自山阴喜赋》,程槩、施䄄辑:《鼓吹新编》卷八,清初刻本。

⑦李长科:《次和黄九烟岁寒吟同陆彦修、施又王、陈皇士、程杓石、王元俔作》,徐崧辑:《诗南》卷九,清初刻本。

⑧陆世仪:《和程杓石悼亡诗》,《桴亭先生诗集》卷五,清光绪二十五年唐受祺刻陆桴亭先生遗书本。

⑨徐崧、陈济生辑:《诗南初集》卷六,清康熙刻本。

⑩程槩、施䄄辑:《鼓吹新编》卷十四,清初刻本。

⑪魏耕:《雪翁诗集》卷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

⑫徐崧辑:《诗南》卷九,清初刻本。

昔,廿年逐鹿竟如今”^①之句,则隐喻程氏并非甘于隐遁而似有恢复之志。

由以上三点并结合全书的避讳情况,足以坐实程棣、施䄇二人是明遗民。而且,该书遇到有称明代皇帝处均空一格以示尊敬(如卷一黄道周《昏晓》自注、卷二徐汧《恭遇烈皇帝圣诞哀感赋此》、卷三沈自然《送礼部顾侍郎九畴应召领东宫经筵》、卷十吴兆騫《秋感》、卷十徐与冈《过孚若从弟见世宗皇帝御笔》、卷十二李沂《渡江》)等,也可再次表明此书的明代立场。《鼓吹新编》的辑选者,奉明代为正朔,避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之讳,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无疑显示了与清廷的对抗。

如果联系其成书时段来看,顺治十一年(1654)至十五年(1658),正是清朝统治渐趋稳固但又存在隐患的时期。一方面,各种反清势力已经逐步被消灭,先前建立起来的南明政权在清军的铁蹄下基本烟消火灭;顺治亲政以来,又以尊孔崇文、褒奖幽忠、重用汉人、肃清吏治等一系列措施拉拢汉族士人、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在这种看似稳固的局势背后,潜藏着政权倾覆的危机。在东南沿海和西南边陲,仍有反清势力以永历为旗号不时给清廷以打击,特别是郑成功、张煌言以金门、舟山为根据地并与东南遗民暗中联络,不定期地发动一些小规模进攻,成为不少仁人志士暗图兴复的希望和寄托。就拿程、施二人来说,他们的友人中就有参与通海的魏耕、朱士稚、钱纘曾、陈三岛、顾有孝、顾炎武、归庄这样的抗清志士。可以说,《鼓吹新编》编选的时代,江南士人的反清已从顺治初年公开化武装抵制,转变为寄托于暗中联络出奇制胜的设想。《鼓吹新编》的出现,正是这种失望与希望交织心理的产物,也是风云涌动的时代诗史般的留存。它丰富了清初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为我们了解遗民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三、《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学

“多难只堪诗作史”^②,如果说避讳、提空是形式上的以明朝为正朔,那么进一步考察入选诗人和诗歌,《鼓吹新编》将给我们展现的则是对明朝的深深眷恋之情和易代之际最为鲜明的诗史特征。

列在全书之首的是曹学佺。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石仓居士,福建侯官人。以闽籍诗人放在一部以江南诗人为主的选本开篇,充分显示了“迩来吴越稍推闽士”^③的现状。然而,将曹学佺列为开篇第一,昭示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宗尚的抉择(即坚守唐音的格调诗学),更重要的是作为坚守民族气节和政治立场的代表人物,其象征意义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明亡后,曹氏自杀殉国,未果;寻奉隆武帝,官至礼部尚书,隆武被杀、福州城破后,投缢死节,为此被鲁王追谥“文忠”。王潢在《鼓吹新编叙》中说该选所收是“忠孝节烈、鸿名逸德之士”^④,曹氏作为忠孝节烈之代表而排在首位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紧接着曹氏的高阳孙承宗(1563—1638),也是在抵御清兵入侵的过程中死难的。作为曾经的蓟辽督师,崇祯十一年(1638)已经辞官家居的他,在清军进攻高阳的守卫战中,最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擒,自缢而死。弘光元年(1644),追赠太师,并赐谥号“文忠”。以双“文忠”作为此选的开卷,应该不是无心的偶然,而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就目前所知,入选者中因抗清殉国(节)、死难者约有25人,分别是曹学佺、陈函晖、陈子龙、顾杲、眭本、眭明永、黄淳耀、黄道周、金起士、侯峒曾、侯方澂、林尊宾、刘曙、申佳胤、沈履祥、沈自炳、孙承宗、孙临、夏完淳、徐汧、吴易、吴应箕、杨廷麟、张慎言、朱集璜。钱肃润曾谓:“杓石留心史事,于甲申殉难诸公知之最真,书之亦最慎。”^⑤这应当是程棣留心史事在选本中的体现。

①席居中辑:《昭代诗存》卷十一,清康熙刻本。

②程云:《夜闾杜诗有感》,程棣、施䄇辑:《鼓吹新编》卷七,清初刻本。

③李光缙:《与门人蒋于鼎书》,《景璧集》卷十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6页。

④王潢:《鼓吹新编叙》,程棣、施䄇辑:《鼓吹新编》卷首,清初刻本。

⑤程棣:《沈华阳传》后钱氏评语,《文漱初集》卷十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73册,第450页。

当然,25人相对于一部有着627位诗人的诗选来说,占比仅4%,似乎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但是当我们继续考察,发现另有194人(张慎言虽被收入《皇明遗民传》,但在弘光朝因背疽发作不肯医治而卒,故归入殉国一类中)见于各种明遗民录,另外尚有蒋棻、张中发、苏震、曹国朴、范彤弧、华乾龙、左国樑、翁逊、施惟明、钱光绣、徐燝禧、沈颢、高斗权、陈鸿、吕毖、程械、薛瑩、吴龙锡、姚思孝等19人,虽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考其行实,均当归入遗民;何煜、袁觚、殷升、张鸿盘、张梧、毛以燿、沈永隆、方夏、王人鉴、陆志熙、林辰、董黄、严有谷、沈逸、邬继思、吴焱等16人为隐士,这229人占总人数的37%,加上死难的4%,这批“忠孝节烈、鸿名逸德之士”占了总人数的41%。在剩下的入选者中,除去56位女性诗人暂且不论(共入选57位女性,商景兰已归入遗民),其他如曹溶、吴伟业、周亮工等44人仕清或有清朝功名外,尚有298位入选者或事迹不彰,或毫无线索,属于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这其中除了少部分明末已逝,应该还有部分为遗民或隐者。如果将《鼓吹新编》中确凿无疑的明遗民数(213人)与《遗民诗》(不管是十二卷本的317人,还是十六卷本的500人)^①相比,都毫不逊色。

以上我们从入选者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该选与清初遗民文学的关系,下面就从入选诗歌的内容来看一看该选所蕴含的诗史价值。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该书所收诗歌,关涉明清之际的时事、史实之作尤多,大到国家兴亡,小到个人际遇,都是发自肺腑的心意心声,很少有那种抒发肤泛情感的赠送往来的酬酢之诗。将这些诗作按照主题归类,大致有以下几端。

首先,与明亡清兴有关的战事,以及由明亡清兴而引申出来的政治反思和批判,成为该选的一个主题。明亡清兴的战事主要是辽事和西北(南)农民起义,吟咏这些战事的诗歌在该选中每每出现,如:

天子宵衣坐法宫,遥传杀气绕长虹。笳吹铁岭残边月,燧指金城撼朔风。据马一时皆老将,指刘杜二帅。插貂三世有元戎,指李如柏。宁知转战分生死,日自西沉水自东。(卷一·林云凤《闻辽事有感》)

朔风前岁蔽三韩,此日中原尽寇残。冯翊新开丞相府,将军旧戴惠文冠。每闻汉世忧勤诏,岂谓齐人口舌官。四渎何知酬圣主,低垂白发向谁看?(卷二·吴应箕《秋兴》)

由战事而对政治的反思和批判,涉及荒淫误国、党争误国、内耗误国等等。如:“江南此日升平乐,寇盗何人膝下忧。”(卷一·侯峒曾《秦淮午日》)“十年荡寇还增寇,此日边兵复禁兵。”(卷三·吴易《哀襄阳观禁兵出协剿楚寇》)“本朝两党皆亡国,当日贤奸总斗权。”(卷五·魏耕《赠山阴朱骅元》)“闻说当年四镇强,曾无一旅救维扬。征歌聘舞风流惯,痛饮高谈意气狂。”(卷十·金逖《诸将》)“相国经营劳阙下,强藩兵火乱江头。降旗早飏烽烟夕,王气潜销歌舞秋。”(卷十·江龙震《金陵感旧次王随庵韵》)等等。

其次,对反清复明活动的描绘及期待,也成为入选的主题之一。清初的反清复明活动主要集中在江、浙、闽三地以及西南地区,不少反映弘光、鲁监国、隆武、永历等官方抗清以及民间抗清的诗篇得以入选。如:

江南烽火达三韩,水国遗民起揭竿。百里编军齐列阵,一时义士尽登坛。金阊丽地当秋静,茂苑闲花背日寒。闻说反戈筹胜策,羞看诸将据凋鞍。(卷四·施重熙《乙酉纪事》)

貔貅十万尽行枚,星动寒霄画角哀。较尉朱旗江上渡,将军金甲月中来。车缠圆峤丝三匝,人赐葡萄酒一杯。传语西风催后骑,明朝会食越王台。(卷三·王光承《腊月十二夜西兴观师》)

插羽征兵闽峤遐,喜心倒极总伤嗟。蛮方夜厌枕榔雨,水国秋逢菡萏花。铜柱伏波称将种,楼船

^①此数据来自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4页。

横澗号天家。云山渺渺空愁思，何处城头起暮笳。（卷四·姜垓《远怀》）

垂旒建节领中权，受命驱驰旧省员。鼓角百蛮开瘴疠，旌旗五岭散烽烟。站鸢自眺壶头迹，倚马还成塞下篇。今日中兴需上佐，衮衣宁久滞南边。（卷四·王国瑞《送瞿稼轩中丞镇抚粤西》）

再次，悲悼亡国之君、歌咏抗清英雄，是该选着意呈现的一类主题。崇祯的自尽，福王的被杀，隆武的遇难，鲁监国的海上漂泊，丘瑜、倪元璐的殉国，史可法的坚守扬州被难，陈子龙的被执投水赴死，钱肃乐的拥戴鲁王忧愤而歿，张肯堂、钱邦寅、瞿式耜的持续反抗等等，对于甲乙之际乃至顺治初年可歌可泣、可恨可愤之时事咏叹，轮番出现在各卷之中，犹如一个永不歇息的声音，久久回荡。其中，仅以“三月十九日”出现的诗篇就有八首，分别是：毛奇龄的《三月十九日舟中望哭》（卷六）、顾樵《甲午三月十九》（卷八）、陈济生的《三月十九日》（卷九）、祁理孙的《三月十九日》（卷九）、王揆的《三月十九日舟泊天津》（卷九）、费来的《三月十九日春尽》（卷十一）、徐晟的《三月十九日野外望哭同金俊明、顾有孝、陈三岛、程棣、施澹、许淮》（卷十四）。徐晟的《恭遇烈皇帝圣誕哀感赋此》二首（卷二）、程棣的《读内叔徐官詹所作恭遇烈皇帝忌辰哀感之什怆然有怀》（卷九）亦为哀悼崇祯之作。此外，俞南史的《赭山》（卷四）、汤燕孙的《登赭山有感》二首（卷五），是悲悼福王被执进而被害的；范彤弧的《汀州》（卷七）为哭隆武而作；吴骥的《厓山》二首（卷八）是对漂泊海上的鲁监国复国希望渺茫的哀叹；黄涛的《五月十三日诗》（卷六）为祭奠和悼念陈子龙而写。陆世仪的《遥哭希声钱公》（卷七）以“绝岛君臣留正朔，瘴天风雨葬忠魂”“千古厓山成恨事，临风遥恸一倾尊”祭奠抗清而歿的钱肃乐。毕玉华的《怀张颢渊老师》（卷十一）“独有吾师忠贯日，丹崖碧海白云中”对奉鲁监国坚守海岛抗清的张肯堂表达了由衷敬意。邢昉的《寄钱取少兼讯开少》（卷十四）对奔走岭南联络永历的钱邦寅、钱邦芑寄予了深切怀念。王瑞国的《送瞿稼轩中丞镇抚粤西》（卷四）对瞿式耜的匡扶永历寄予厚望。

最后，因鼎革巨变而致使个人流离失所、亲友散亡、故国不再、前途无望的愁苦、感伤、沉痛，以及抗清不利、复明无望的英雄失路的悲哀、绝望，这些烙下个人心声心意之作更是该选诗歌内容的大宗，这里仅略选几首：

寂寞登高暮雨催，长淮渺渺白波回。人随汉月投南尽，雁带边风自北来。战罢几家归井市，酒余满目见蒿莱。新亭故垒空回首，辜负韩侯旧钓台。（卷二·史玄《丙戌淮中九日》）

真成亡命老羁孤，无复当年旧酒徒。一自姓名从放弃，不知城郭已荒芜。伤心有待看三户，盛事何劳赋两都。日月掷人殊不再，几回恸哭返穷途。（卷四·吴宗潜《写怀》）

南北流离遗一老，中原无地可藏身。祇今被发成孤往，何处椎琴哭故人。大野晴嘶边马健，荒城夜起塞垣尘。黍离故阙伤行路，回首天边望北辰。（卷五·屠嬭《书感》）

以上诸诗，无一不展现了沧桑巨变给个人际遇造成的影响，个人在时代中的命运，就像蓬草之于飓风、孤舟之于洪涛。甚至在一些人眼中，甲乙之变让反常变为正常，你看“吴下健儿通北语，辽东少妇学南装”（卷九·王抃《姑苏感兴》），这是多么的别扭和作态！如果我们对入选诗人的经历多少有些了解的话，那么就会发现，《鼓吹新编》所选的诗歌，大多都是契合他们心灵深处最为真切的情感，而绝少为写诗而写诗的矫揉造作。比如卷四李雯的《夏日写怀》（按：《蓼斋集》后集卷三作《甲申夏日写怀》，且个别字句有异文）：

父仇国恨两茫茫，愁对燕山夏日长。乳燕亡巢寻画栋，明驼呼子入宫墙。南冠无语看霄汉，北阙何心锁夕阳。欲望江东垂泪处，新亭草木亦吾乡。

昔日尝登百尺楼，年来浩气失千秋。襄阳刘表今何在，魏国陈琳岂见收。欲卷诗书随走马，未闻刀剑易全牛。丈夫出处浑常事，自叹无端已白头。

卷六宋琬的《重晤李舒章同王敬哉》：

漠漠阴风吹草莱,故人悲喜更衔杯。竞传河朔陈琳檄,谁念江南庾信哀。避地何如金马署,伤心莫问柏梁台。蛾眉自昔同谣诼,嗟尔登高作赋才。

这三首诗对读,对于李雯于国变后无力葬父、被迫投向清廷代多尔衮写下著名的《致史可法书》的隐衷,以及那种穷途末路的悲哀和知己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当有更加深切的理解。

再如卷二徐振芳《秋廨》其三:

菟裘旧在泰山东,复岭回溪近雪宫。弹铗客争非马座,吹竽人醉斗鸡风。药囊漈市通三岛,蜡屐天门看五谿。留滞淮南归未得,山河十二梦魂中。

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一载:“青州徐振芳,一字大拙,宏(弘)光初立,从邱(丘)大将军磊南下,左右幕中。磊至淮安,刘泽清谋夺其兵,使所亲柏总兵阳为好会,而阴伏兵杀之。振芳失所依,挈家居安东。”^①知道了这段经历,那么《秋廨》所写正是他羁留淮安心态的写照。

另外,个人被时代裹挟的无力之感、失落之感、凄凉之感,往往通过集会、倡和等方式互相倾吐、抱团取暖,这样的诗歌也比比皆是。这里仅罗列一些人数众多的倡和之作。如姚宗典《九月十三日至双白、俞无殊、归玄恭、叶云期、严仲日、费仲雪、葛瑞五、文园公、方田伯同发舟吴门赴山阴之约分韵得十二侵》“相看莫效穷途哭,广武登临绝古今”(卷二);万寿祺《京口社集诗》“谁领扬州持节事,桓温北府已无兵”(卷二);俞南史《春日集卧雪斋分得十灰同云间金天石、陆文蔚、袁介人、陈孝则、虞山毛子晋、吴门金孝章、徐祯起、申维久、施又王、程杓石、同邑顾茂伦、顾樵水》“名山各为穷愁地,良骥终思驾馭才”(卷四);沈自南《送姚文初、王双白、俞无殊、严仲日、归玄恭、葛瑞五、费仲雪、方田伯、文园公、叶云期游越州兼柬丁大声、徐伯调、毛大可、祁奕远、奕喜诸子》“野店凄清闻陇笛,断桥零乱数霜鸿”(卷七);顾樵《周闇昭侍御招同朱长孺、吴南村、顾茂伦、吴赤溟、潘圣木、王昭冥、周其凝集南园有怀陆履管、姚文初、金孝章、徐介白、吴东篱、沈雪樵、俞无殊、赵砥之、陈言夏、徐祯起、顾庶其、陈鹤客、程杓石、施又王、叶云期、开期、徐案之诸子不至》“曾期瑶草山同隐,不信桃花路转迷”(卷八);顾有孝《梁溪钱础日蒙难后诗以怀之,兼寄薛岁星先生、华仲通、黄汉臣、恽仲升、王双白诸社友》“阮籍竹林聊纵酒,陶潜栗里且横琴。伤时莫问年来事,风雨怀人自放吟”(卷九),等等。杨凤苞所谓“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社为诗,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南北无地无之”^②,大概更符合这类情况。

在我们即将结束本文时,关于《鼓吹新编》的题名有必要讨论一下。集名“鼓吹”,选家自谓“仍元遗山选唐诗之旧”。谢正光据《四库全书总目·唐诗鼓吹》及姚燹《注唐诗鼓吹诗集序》有“羽翼”和“军乐”(“声之宏壮而震厉者”)两说,然何以选七律之名鼓吹,终未见合理解释。今援引各家释《唐诗鼓吹》之说如下,赵孟頫云:“鼓吹者何?军乐也。选唐诗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于乐,其犹鼓吹乎?遗山之意则深矣。”^③钱谦益云:“遗山之称诗,主于高华鸿朗,激昂痛快,其旨意与此集符合”“夫鼓吹,角声也。人有少声入于角则远”^④。四库馆臣评云:“去取谨严,轨辄归一。大抵遒健宏敞,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⑤。吴汝纶云:“所选诗多慷慨激昂、豪迈沉著之篇”^⑥。诸家之说均未指明鼓吹之与七律之关系,唯于其所选诗歌风格的评价多趋一致。而《鼓吹新编》之序者王潢、毛奇龄则以天人感应、同声相和来释“鼓吹”。毛奇龄云:“诚流风之鼓歌,属续之绝吹”,“旭日映物,随所著而呈其形,条风披靡,冯乎材而各似其响。作者抱一心,而流连激触,随感成象”(毛奇龄序)。王

①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57—458页。

②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秋室集》卷一,第10页。

③赵孟頫:《唐诗鼓吹序》,陈伯海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4页。

④钱谦益:《唐诗鼓吹注解序》,陈伯海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第478页。

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中州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06页。

⑥吴汝纶:《评点唐诗鼓吹序》,陈伯海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第479页。

潢云“以《鼓吹》名篇，倪亦出谷之求，在阴之和，有不得已而应，抑不得其平而鸣者耶”（王潢序），“出谷之求”出自《诗经·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在阴之和”出自《周易·中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以同气相求、同声相和之意释“鼓吹”。撇开文体的因素，仅从该选的内容角度而言，“鼓吹”既因为所收诗歌多易代之际战伐之“军声”，其风格多慷慨沉著，又每多高蹈之士之“求其友声”，抑或还有“在阴之和”，为图谋恢复而聚集人心之故。此书编成之后的第二年，己亥江上之役便爆发，参与其事的钱谦益、魏耕、钱缵曾、陈三岛、朱士稚等人不仅是选家的好友，他们的作品也都被选入该集。所以，所谓“鼓吹新编”在文化内涵上，似乎是为反清复明而鼓吹呐喊。写到这里，突然觉得南图本被割去的第十四卷的最后一首尤乘《初晴》诗，别有一番意味，诗云：

宿雨初收曙色新，残云风卷乱山清。树头栖鸟歌晴调，池面游鱼戏水坪。石翠远流香入研，墨花寒带雾飞轻。呼童莫便垂帘早，独坐中宵待月明。

（责任编辑：张 升）

Gu Chui Xin Bian and th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dherents in Early Qing Dynasty

DENG Xiaodong

Abstract: *Gu Chui Xin Bian* is an anthology of seven-character regulated verses compiled by Cheng Bing and Shi Y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lthough Cheng and Shi did not appear in various records of the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ir reclusive status, their many friends among the Ming adherents, and their behaviors and mentality all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g Dynasty's adherents, which strongly indicates that they were indeed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anthology regards the Ming Monarchy as the legitimate ruling authority in China and avoids mentioning the names of the Ming emperors (including the kings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as taboos, thus serving as an example of the practice of naming taboo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 thereby enriching the forms of loyalist culture. The anthology predominantly features individuals known for their loyalty and integr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with the selected poems focusing on themes of national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sorrow for the old empire and rulers, and the anguish of unpredictable fate. These emotions permeate the entire collection, making it a distinctive work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a dynastic transition, more so than Zhuo Erkan's *Yimin Shi* (*Poems of the Adherents*).

Keywords: *Gu Chui Xin Bian*; selected poems;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naming taboo

About the author: DENG Xiaodong,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